

老舍作品

龙须沟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龙 须 沟

老舍 著

目 录

第一幕	3
第二幕	37
第三幕	69

人 物 表

王大妈——五十岁的寡妇，吃苦耐劳，可是胆子小，思想旧。她的大女儿已出嫁，二女儿正在议婚。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。简称大妈。

王二春——王大妈的二女儿，十九岁。她认识几个字，很想嫁到别处去，离开臭沟沿儿。简称二春。

丁四嫂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心眼怪好，嘴可厉害，有点嘴强身子弱。她的手很伶俐，能作活挣钱。简称四嫂。

丁四爷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四嫂的丈夫，三心二意的，可好可坏；蹬三轮车为业。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，工作不大起劲。简称丁四。

丁二嘎子——十二岁，丁四的儿子，不上学，天天去捡煤核儿，摸螺蛳什么的。简称二嘎。

丁小妞——二嘎的妹妹，九岁。不上学，随着哥哥乱跑。简称小妞。

程疯子——四十多岁。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，因受

压迫，不能登台，搬到贫民窟来——可还穿着长衫。他有点神神气气的，不会以劳力换钱，可常帮忙别人。他会唱，尤以数来宝见长。简称疯子。程娘子——程疯子的妻，三十多岁。会作活，也会到晓市上作小买卖；虽常骂丈夫，可是甘心养活着他。疯子每称她为“娘子”，即成了她的外号。简称娘子。

赵老头——六十岁，没儿没女，为人正直好义，泥水匠。简称赵老。

刘巡长——四十来岁。能说会道，善于敷衍，心地很正。简称巡长。

冯狗子——二十五岁。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。简称狗子。

刘掌柜——小茶馆的掌柜，六十多岁。简称掌柜。

地痞一人。

警察二人。

青年一人。

群众数人。

第 一 幕

时 间 北京解放前，一个初夏的上午，昨夜下过雨。

地 点 龙须沟。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，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，夹杂着垃圾、破布、死老鼠、死猫、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。附近硝皮作坊、染坊所排出的臭水，和久不清除的粪便，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，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，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，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“臭沟沿”。沟的两岸，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、耍手艺的，各色穷苦劳动人民。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，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。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，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，更谈不到厨房；没有自来水，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；到处是成群的跳蚤，打成团的蚊子，和数不过来臭虫，黑压压成片

的苍蝇，传染着疾病。

每逢下雨，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，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，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，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、屋里，淹湿了一切的東西。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，臭水甚至带着死猫、死狗、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，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，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，也凄惨地蠕动着。

布 景

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。院子不大，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。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，一块是老破花格窗，一块是“洋式”窗子改的，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，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，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，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，也已被尘土、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。

北房是王家，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，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，上边晒着大包袱。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。东房，右边一间是丁家，屋顶上因为漏雨，盖着半领破苇席，用破砖压着，绳子拴着，檐下挂着一条

旧车胎；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，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，几乎是一无所有。左边一间是程家，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破竹帘子；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；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，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。架的下边，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。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，蒸窝窝头，给疯子预备早饭。（这一带的劳动人民，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。）柴灶的后边是塌倒了的半截院墙墙角，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，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，和一片阴沉的天空。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，又低又窄，出来进去总得低头。大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对面有一所高大而破旧的房子，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“当”。左边中间又是一段破墙，左下是赵老头儿所住的一间屋子，门关着，门前放着泥瓦匠所用的较大工具；一条长凳，一口倒放着的破缸，缸后堆着垃圾，碎砖头。娘子的香烟摊子，出卖的茶叶和零星物品，就暂借这些地方晒着。满院子横七竖

八的绳子上，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。脚下全是湿泥，有的地方垫着炉灰，砖头或木板。房子的墙根墙角全发了霉，生了绿苔。天上的云并没有散开，乌云在移动着，太阳一阵露出来，一阵又藏起去。

〔幕启：门外陆续有卖青菜的、卖猪血的、卖驴肉的、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买破烂的和“打鼓儿”的声音，还有买菜还价的争吵声，附近有铁匠作坊的打铁声，织布声，作洋铁盆洋铁壶的敲打声。〕

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烧火。小妞子从大门前的墙根搬过一些砖头来，把院子铺出一条走道。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门口舀屋子里渗进去的雨水。二春抱着几件衣服走出来，仰着头正看刚露出来的太阳，把衣服搭在绳子上晒。大妈生好了煤球炉子，仰头看着天色，小心翼翼地抱起桌上的大包袱来，往屋里收。二春正走到房门口，顺手接进去。大妈从门口提一把水壶，往水缸走去，可是不放心二春抱进去的包袱，眼睛还盯在二春的身上。大妈用水瓢

由水缸里取水，置壶炉上，坐下，开始作活。

四 嫂 （递给妞子一盆水）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，摔了盆，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！

小 妞 你怎么不管哥哥呢？他一清早就溜出去，什么事也不管！

四 嫂 他？你等着，等他回来，我不揍扁了他才怪！

小 妞 爸爸呢，干脆就不回来！

四 嫂 甭提他！他回来，我要不跟他拚命，我改姓！

疯子 （在屋里，数来宝）叫四嫂，别去拚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！

娘 子 （把隔夜的窝头蒸上）你给我起来，屋里精湿的，躺什么劲儿！

疯子 叫我起，我就起，尊声娘子别生气！

小 妞 疯大爷，快起呀，跟我玩！

四 嫂 你敢去玩！快快倒水去，弄完了我好作活！晌午的饭还没辙哪！

疯子 （穿破夏布大衫，手持芭蕉扇，一劲地扇，似欲赶走臭味；出来，向大家点头）王大妈！娘子！列位大姨！姑娘们！

小 妞 （仍不肯去倒水）大爷！唱！唱！我给你打家伙！

四 嫂 （过来）先干活儿！倒在沟里去！

〔妞子出去。

娘子 你这么大的人，还不如小妞子呢！她都帮着大人作点事，看你！

疯子 娘子差矣！（数来宝）想当初，在戏园，唱玩艺，挣洋钱，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！受欺负，丢了钱，臭鞋、臭袜、臭沟、臭水、臭人、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！（弄水洗脸）

娘子 你呀！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！

四嫂 别那么说，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，他不是这儿（指头部）有点毛病吗？我那口子没毛病，就是不好好地干！拉不着钱，他泡蘑菇；拉着钱，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！

疯子 （一边擦脸，一边说）我这里，没毛病，臭沟熏得我不爱动。

〔外面有吆喝豆腐声。

疯子 有一天，沟不臭，水又清，国泰民安享太平。（坐下吃窝头）

小妞 （进来，模仿数来宝的竹板声）呱唧呱唧呱唧呱。

娘子 （提起香烟篮子）王大妈，四嫂，多照应着点，我上市去啦。

大妈 街上全是泥，你怎么摆摊子呢？

娘 子 我看看去！我不弄点钱来，吃什么呢？这个鬼地方，一阴天，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！赶明儿六月连阴天，就得瞪着眼挨饿！（往外走，又立住）看，天又阴得很沉！

小 妞 妈，我跟娘子大妈去！

四 嫂 你给我乖乖地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准去！（扫阶下的地）

小 妞 我偏去！我偏去！

娘 子 （在门口）妞子，你等着，我弄来钱，一定给你带点吃的来。乖！外边呀，精湿烂滑的，滑到沟里去可怎么办！

疯 子 叫娘子，劳您驾，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。（用手比，有碗那么大）

娘 子 你呀，呸！烧饼，我连个芝麻也不会给你买来！（下）

小 妞 疯大爷，娘子一骂你，就必定给你买好吃的来！

四 嫂 唉，娘子可真有本事！

疯 子 谁说不是！我不是不想帮忙，就是帮不上！看她这么打里打外的，我实在难受！可是……唉！什么都甭说了！

赵 老 （出来）哎哟！给我点水喝呀！

疯子 赵大爷醒啦！

二春
小妞 （跑过去）怎么啦？怎么啦？

大妈 只顾了穷忙，把他老人家忘了。二春，先坐点开水！

二春 （往回跑）我找馓子去。（入屋中）

四嫂 （开始坐在凳子上作活）赵大爷，你要点什么呀？

疯子 丁四嫂，你很忙，侍候病人我在行！

二春 （提馓子出来，将壶中水倒入馓子，置炉上，去看看缸）
妈，水就剩了一点啦！

小妞 我打水去！

四嫂 你歇着吧！那么远，满是泥，你就行啦？

疯子 我弄水去！不要说，我无能，沏茶灌水我还行！帮助人，真体面，甚么活儿我都干！

大妈 （立起）大哥，是发疟子吧？

赵老 （点头）唉！刚才冷得要命，现在又热起来啦！

疯子 王大妈，给我桶。

大妈 四嫂，教妞子帮帮吧！疯子笨手笨脚的，再滑到臭沟里去！

- 四 嫂 （迟顿了一下）妞子，去吧！可留点神，慢慢的走！
- 小 妞 疯大爷，咱们俩先抬一桶；来回二里多地哪！多了抬不动！（找到木棍）你拿桶。
- 二 春 （把桶递给疯子）不脱了大褂呀？省得溅上泥点子！
- 疯 子 （接桶）我里边，没小褂，光着脊梁不象话！
- 小 妞 呱唧呱唧呱唧呱。（同疯子下）
- 大 妈 大哥，找个大夫看看吧？
- 赵 老 有钱，我也不能给大夫啊！唉！年年总有这么一场，还老在这个时候！正是下过雨，房倒屋塌，有活作的时候，偏发疟子！打过几班儿呀，人就软得象棉花！多么要命！给我点水喝呀，我渴！
- 大 妈 二春，煽煽火！
- 赵 老 善心的姑娘，行行好吧！
- 四 嫂 赵大爷，到药王庙去烧股香，省得疟子鬼儿老跟着您！
- 二 春 四嫂，蚊子叮了才发疟子呢。看咱们这儿，蚊子打成团。
- 大 妈 姑娘人家，少说话；四嫂不比你知道的多！（又坐下）

二 春 （倒了一黄砂碗开水，送到病人跟前）您喝吧，赵大爷！

赵 老 好姑娘！好姑娘！这碗热水救了老命喽！（喝）

二 春 （看赵老用手赶苍蝇，借来四嫂的芭蕉扇给他扇）赵大爷，我这可真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一去不回头！

大 妈 别提她，那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把她养大成人，聘出去，她会不来看我一眼！二春，你别再跟她学，扔下妈妈没人管！

二 春 妈，您也难怪姐姐。这儿是这么脏，把人熏也熏疯了！

大 妈 这儿脏，可有活儿干呢，九城八条大街，可有哪儿能象这里挣钱这么方便？就拿咱们左右的邻居说，这么多人家里只有程疯子一个闲人。地方干净有什么用，没的吃也得饿死！

二 春 这儿挣钱方便，丢钱也方便。一下雨，摆摊子的摆不上，卖力气的出不去，不是瞪着眼挨饿？臭水往屋里跑，把什么东西都淹了，哪样不是钱买的？

四 嫂 哼，昨儿个夜里，我蹲在炕上，打着伞，把

这些背心顶在头上。自己的东西弄湿了还好说，弄湿了活计，赔得起吗！

二 春 因为脏，病就多。病了耽误作活，还得花钱吃药！

大 妈 别那么说。俗话说得好：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！”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，还没敢抱怨一回！

二 春 赵大爷，您说。您年年发疟子，您知道。

大 妈 你教大爷歇歇吧，他病病歪歪的！我明白你的小心眼里都憋着什么坏呢！

二 春 我憋着什么坏？您说！

大 妈 哼，没事儿就往你姐姐那儿跑。她还不唧唧咕咕，说什么龙须沟脏，龙须沟臭！她也不想想，这是她生身之地；刚离开这儿几个月，就不肯再回来，说一到这儿就要吐；真遭罪呀！甭你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！我不再上当，不再把女儿嫁给外边人！

二 春 那么我一辈子就老在这儿？连解手儿都得上外边去？

大 妈 这儿不分男女，只要肯动手，就有饭吃；这是真的，别的都是瞎扯！这儿是宝地！要不是宝地，怎么越来越来人越多？

二 春 没看见过这样的宝地！房子没有一间整的，一下雨就砸死人，宝地！

赵 老 姑娘，有水再给我点！

二 春 （接碗）有，那点水都是您的！

赵 老 那敢情好！

大 妈 您不吃点什么呀？

赵 老 不想吃，就是渴！

四 嫂 发疟子伤气，得吃呀，赵大爷！

二 春 （端来水）给您！

赵 老 劳驾！劳驾！

二 春 不劳驾！

赵 老 姑娘，我告诉你几句好话。

二 春 您说吧！

赵 老 龙须沟啊，不是坏地方！

大 妈 我说什么来着？赵大爷也这么说不是？

赵 老 地好，人也好。就有两个坏处。

二 春 哪两个？

四 嫂 （拿着活计凑过来）您说说！

赵 老 作官的坏，恶霸坏！

大 妈 大哥，咱们说话，街上听得见，您小心点！

〔天阴上来，阳光被云遮住。〕

赵 老 我知道！可是，我才不怕！六十岁了，也该

死了，我怕什么？

大 妈 别那么说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！

赵 老 作官儿的坏……

〔刘巡长，腰带在手中拿着，象去上班的样子，由门外经过。〕

大 妈 （打断赵老的话）赵大爷，有人……（二春急跑到大门口去看）二春，过来！

二 春 （在门口）刘巡长！

四 嫂 （跑到门口）刘巡长，进来坐坐吧！

巡 长 四嫂子，我该上班儿了。

四 嫂 进来坐坐，有话跟您说！

巡 长 （走进来）有什么话呀？四嫂！

四 嫂 您给二嘎子……

大 妈 啊，刘巡长，怎么这么闲在呀？

巡 长 我正上班儿去四嫂子把我叫住了。（转身）赵大爷，您好吧？

大 妈 哪儿呀，又发上疟子啦！

巡 长 这是怎么说的！吃药了吗？

赵 老 我才不吃药！

巡 长 总得抓剂药吃！你要是老不好，大妈，四嫂都得给您端茶送水的……

二 春 不要紧，有我侍候他呢！

巡 长 那也耽误作活呀！这院儿里谁也不是有仨有俩的。就拿四嫂说，丁四成天不照面……

四 嫂 可说的是呢！我请您进来，就为问问您给二嘎子找个地方学徒的事，怎么样了呢？

巡 长 我没忘了，可是，唉，这年月，物价一天翻八个跟头，差不多的规矩买卖全关了门，您叫我上哪儿给他找事去呢！

大 妈 唉，刘巡长的话也对！

四 嫂 刘巡长，二嘎子呀可是个肯下力、肯吃苦的孩子！您就多给分分心吧！

巡 长 得，四嫂，我必定在心！我说四嫂，教四爷可留点神，别喝了两盅，到处乱说去！（低声）前几个半夜里查户口，又弄下去五个！硬说人家是……（回头四望，作“八”的手式）是这个！多半得……唉，都是中国人，何必呢？这玩艺，我可不能干！

赵 老 对！

四 嫂 听说那回放跑了俩，是您干的呀？

巡 长 我的四奶奶！您可千万别瞎聊啊，您要我的脑袋搬家是怎着？

四 嫂 您放心，没人说出去！

二 春 刘巡长，您不会把二嘎子荐到工厂去吗？我还想去呢！

四 嫂 对，那敢情好！

大 妈 二春，你又疯啦？女人家上工厂！

巡 长 正经工厂也都停了车啦！您别忙，我一定给想办法！

四 嫂 我谢谢您啦！您坐这儿歇歇吧！

巡 长 不啦，我呆不住！

四 嫂 歇一会儿，怕什么呢？（把疯子的板凳送过来，刘巡长只好坐下）

赵 老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？作官的坏！作官的坏，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！大小的买卖、工厂，全教他们接收的给弄趴下啦，就剩下他们自己肥头大耳朵地活着！

二 春 要不穷人怎么越来越多呢！

大 妈 二春，你少说话！

赵 老 别的甭说，就拿咱们这儿这条臭沟说吧，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，咱们捐过钱，为挖沟，沟挖了没有？

二 春 没有！捐的钱也没影儿啦！

大 妈 二春，你过来！（二春走回去）说话小心点！

赵 老 日本人滚蛋了以后，上头说把沟堵死。好

嘛，沟一堵死，下点雨，咱们这儿还不成了海？咱们就又捐了钱，说别堵啊，得挖。可是，沟挖了没有？

四 嫂 他妈的，那些钱又教他们给吃了，丫头养的！

大 妈 四嫂，嘴里干净点，这儿有大姑娘！

二 春 他妈的！

大 妈 二春！

赵 老 程疯子常说什么“沟不臭，水又清，国泰民安享太平。”他说得对，他不疯！有了清官，才能有清水。我是泥水匠，我知道：城里头，大官儿在哪儿住，哪儿就修柏油大马路；谁作了官，谁就盖高楼大瓦房。咱们穷人哪，没人管！

巡 长 一点不错！

四 嫂 捐了钱还教人家白白的吃了去！

赵 老 有那群作官的，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。他妈的，你就说，全城到处有自来水，就是咱们这儿没有！

大 妈 就别抱怨啦，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？

四 嫂 苦水呀，王大妈！

大 妈 也不太苦，二性子！

- 二 春 妈，您怎这么会对付呢？
- 大 妈 你不将就，你想跟你姐姐一样，嫁出去永远不回头！你连一丁点孝心也没有！
- 赵 老 刘巡长，上两次的钱，可都是您经的手！我问你，那些钱可都上哪儿去了？
- 巡 长 您问我，我可问谁去呢？反正我一心无愧！（站起来，走到赵老面前）要是我从中赚过一个钱，天上现在有云彩，教我五雷轰顶！人家搂钱，我挨骂，您说我冤枉不冤枉！
- 赵 老 街坊四邻倒是都知道你的为人，都说你不错！
- 巡 长 别说了，赵大爷！要不是一家五口累赘着我呀！我早就远走高飞啦，不在这儿受这份窝囊气！
- 赵 老 我明白，话又说回来，咱们这儿除了官儿，就是恶霸。他们偷，他们抢，他们欺诈，谁也不敢惹他们。前些日子，张巡官一管，肚子上挨了三刀！这成什么天下！
- 巡 长 他们背后有撑腰的呀，杀了人都没事！
- 大 妈 别说了，我直打冷战！
- 赵 老 别遇到我手里！我会跟他们拚！
- 大 妈 新鞋不踩臭狗屎呀！您到茶馆酒肆去，可千

万留点神，别乱说话！

赵 老 你看着，多啥他们欺负到我头上来，我教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！

巡 长 我可真该走啦！今儿个还不定有什么蜡坐呢！（往外走）

四 嫂 （追过去）二嘎子的事，您可给在点心哪！刘巡长。

巡 长 就那么办，四嫂！（下）

四 嫂 我这儿道谢啦！

大 妈 要说人家刘巡长可真不错！

赵 老 这样的人就算难得！可是，也作不出什么事儿来！

四 嫂 他想办出点事来，一个人也办不成呀！
〔丁四无精打采地进来。〕

四 嫂 嗨！你还回来呀？！

丁 四 你当我爱回来呢！

四 嫂 不爱回来，就再出去！这儿不短你这块料！
〔丁四不语，打着呵欠直向屋子走去。〕

四 嫂 （把他拦住）拿钱来吧！

丁 四 一回来就要钱哪？

四 嫂 那怎么着？！家里还揭不开锅呢！

丁 四 揭不开锅？我在外边死活你管了吗？

四 嫂 我们娘几个死活谁管呢？甭废话，拿钱来。

丁 四 没钱！

四 嫂 钱哪儿去啦？

丁 四 交车份了。

四 嫂 甭来这一套！你当我不知道呢！不定又跑到哪儿喝酒去了。

丁 四 那你管不着。太爷我自个挣的自个花，你打算怎么着吧！你说！

四 嫂 我打算怎么着？这破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！好吧！咱谁也甭管！（说着把活计扔下）

丁 四 你他妈的不管，活该！

四 嫂 怎么着？你一出去一天，回来锄子儿没有，临完了，把钱都喝了猫儿尿！

丁 四 我告诉你，少管我的闲事！

四 嫂 什么？不管？家里揭不开锅，你可倒好……

丁 四 我不对，我不该回来，太爷我走！

〔四嫂扯住丁四，丁四抄起门栓来要打四嫂，二春跑过去把门栓抢过来。〕

赵 老 （大吼）丁四！

〔丁四被赵老的怒吼声震住，低头不语，往屋门口走。四嫂坐下哭，二春蹲下去劝。〕

赵 老 这是你们丁家的事，按理说我可不该插嘴，

不过咱们爷儿们住街坊，也不是一年半年啦，总算从小儿看你长大了的，我今儿个可得说几句讨人嫌的话……

丁 四 （颓唐地坐下）赵大爷，您说吧！

赵 老 四嫂，你先别这么哭，听我说。（四嫂止住哭声）你昨儿晚上干什么去啦？你不知道家里还有三口子张着嘴等着你哪？孩子们是你的，你就不惦记着吗？

丁 四 （眼泪汪汪地）不是，赵大爷！我不是不惦记孩子，昨儿个整天的下雨，没什么座儿，挣不着钱！晚上在小摊儿坐着，您猜怎么着，晌午六万一斤的大饼，晚上就十二万啦！好家伙，交完车份儿，就没了钱了。东西一天翻十八个跟头，您不是不知道！

赵 老 唉！这个物价呀，就要了咱们穷人的命！可是你有钱没钱也应该回家呀，总不照面儿不是一句话啊！就说为你自个儿想，半夜三更住在外边，够多悬哪！如今晚儿天天半夜里查户口，一个说不对劲儿，轻了把你拉去当壮丁，当炮灰，重了拿你当八路，弄去灌凉水轧杠子，磨成了灰还不知道是怎样死的呢！

丁 四 这我都知道。他妈的我们蹬三轮儿的受的这份气，就甭提了。就拿昨儿个说吧，好不容易遇上个座儿，一看，可倒好，是个当兵的。没法子，拉吧，打永定门一直转游到德胜门脸儿，上边淋着，底下蹚着，汗珠子从脑瓜顶儿直流到脚底下。临完，下车一个子儿没给还不算，还差点给我个大脖拐！他妈的，坐完车不给钱，您说是什么人头儿！我刚交了车，一看掉点儿了，我就往家里跑。没几步，就滑了我俩大跟头，您不信瞅瞅这儿，还有伤呢！我一想，这溜儿更过不来啦，怕掉到沟里去，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夜。我没睡好，提心吊胆的，怕把我拉走当壮丁去！跟您说明，有这条臭沟，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！

〔四邻的工作声——打铁、风箱、织布声更大了一点。〕

四 嫂 甭拉不出屎来怨茅房！东交民巷、紫禁城倒不臭不脏，也得有尊驾的份儿呀！你听听，街坊四邻全干活儿，就是你没有正经事儿。

丁 四 我没出去拉车？我天天光闲着来着？

四 嫂 五行八作，就没您这一行！龙须沟这儿的人

都讲究有个正经行当！打铁，织布，硝皮子，都成一行；你算哪一行？

丁 四 哼，有这一行，没这一行，蹬上车我可以躲躲这条臭沟！我是属牛的，不属臭虫，专爱这块臭地！

赵 老 丁四，四嫂，都少说几句吧……

〔刘巡长上。

赵 老 怎么，刘巡长……

巡 长 我说今儿个又得坐蜡不是？

四 嫂 刘巡长，什么事呀？

巡 长 唉，没法子，又教我来收捐！

众 人 什么，又收捐？！

巡 长 是啊，您说这教我多为难？

丁 四 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呢，还交得起他妈的捐！

巡 长 说得是啊！可是上边交派下来，您教我怎么办？

赵 老 我问你，今儿个又要收什么捐？

巡 长 反正有个“捐”字，您还是养病要紧，不必细问了。捐就是捐，您拿钱，我收了交上去，咱们心里就踏实啦。

赵 老 你说说，我听听！

巡 长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，跟您说吧！这一回是催卫生捐。

赵 老 什么捐？

巡 长 卫生捐。

赵 老 （狂笑）卫生捐？卫生——捐！（再狂笑）丁四，哪儿是咱们的卫生啊！刘巡长，谁出这样的主意，我禽他的八辈祖宗！（丁四搀他入室）

巡 长 唉！我有什么办法呢？

大 妈 您可别见怪他老人家呀！刘巡长！要是不发烧，他不会这么乱骂人！

二 春 妈，你怎这么怕事呢？看看咱们这个地方，是有个干净的厕所，还是有条干净的道儿？谁都不管咱们，咱们凭什么交卫生捐呢？

大 妈 我的小姑娘奶奶，你少说话！巡长，您多担待，她小孩子，不懂事！

巡 长 王大妈，唉，我也是这儿的人！你们受什么罪，我受什么罪！别的就不用说了！（要走）

大 妈 不喝碗茶呀？真，您办的是官事，不容易！

巡 长 官事，对，官事！哈哈！

四 嫂 大估摸一家得出多少钱呢？

丁 四 （由赵老屋中出来）你必得问清楚，你有上捐的瘾！

四 嫂 你没有那个瘾，交不上捐你去坐监牢，德行！

丁 四 刘巡长，您对上头去说吧，给我修好了路，修好了沟，我上捐。不给我修啊，哼，我没法拉车，也就没钱上捐，要命有命，就是没钱！

巡 长 四爷，您是谁？我是谁？能跟上头说话？

大 妈 丁四，你就别为难巡长了吧！当这份差事，不容易！

〔程疯子与小妞抬着水桶，进来。

疯 子 借借光，水来了！刘巡长，您可好哇？

巡 长 疯哥你好？

〔大妈把缸盖连菜刀，搬到自己坐的小板凳上，二春接过桶去，和大妈抬着往缸里倒，疯子也想过去帮忙。

丁 四 喝，两个人才弄半桶水来？

小 妞 疯大爷晃晃悠悠，要摔七百五十个跟头，水全洒出去啦！

二 春 没有自来水，可要卫生捐！

巡 长 我又不是自来水公司，我的姑娘！再见吧！

(下)

丁 四 (对程) 看你的大褂，下边成了泥饼子啦！
疯 子 黑泥点儿，白大褂儿，看着好象一张画儿。
(坐下，抠大衫上的泥)

丁 四 凭这个，咱们也得上卫生捐！
四 嫂 上捐不上捐吧，你该出去奔奔，午饭还没辙哪！

丁 四 小茶馆房檐底下，我蹲了半夜，难道就不得睡会儿吗？

四 嫂 那，我问你今儿个吃什么呢？

丁 四 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
大 妈 别着急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！要不然这么着吧，先打我这儿拿点杂合面去，对付过今儿个，教丁四歇歇，明儿蹬进钱来再还我。

丁 四 王大妈，这合适吗？

大 妈 这算得了什么！你再还给我呀！快睡觉去吧！（推丁四下）

〔丁四低头入室。二春早已跑进屋去，端出一小盆杂合面来，往丁四屋里送，四娘跟进去。〕

二 春 四嫂，搁哪儿呀？

四 嫂 （感激地）哎哟，二妹妹，交给我吧！（下）

〔二嘎子跑进来，双手捧着个小玻璃缸。

二 嘎 妞子，小妞，快来！看！

小 妞 （跑过来）哟，两条小金鱼！给我！给我！

二 嘎 是给你的！你不是从过年的时候，就嚷嚷着要小金鱼吗？

小 妞 （捧起缸儿来）真好！哥，你真好！疯大爷，来看哪！两条！两条！

疯 子 （象小孩似的，蹲下看鱼。学北京卖金鱼的吆喝）卖大小——小金鱼儿咧！

〔四嫂上。

四 嫂 二嘎子，你一清早就跑出去，是怎么回事？说！

二 嘎 我……

四 嫂 金鱼是哪儿来的？

二 嘎 卖鱼的徐六给我的。

四 嫂 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呢？不单给鱼，还给小缸！瞧你多有人缘哪！你给我说实话！我们穷，我们脏，我们可不偷！说实话，要不然我揍死你！

丁 四 （在屋内）二嘎子偷东西啦？我来揍他！

四 嫂 你甭管！我会揍他！二嘎子，把鱼给人家送回去！你要是不去，等你爸爸揍上你，可够

你受的！去！

小 妞 （要哭）妈，我好容易有了这么两条小鱼！

二 春 四嫂，咱们这儿除了苍蝇就是蚊子，小妞子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，让她养着吧！

四 嫂 我可也不能惯着孩子作贼呀！

疯 子 （解大衫）二嘎子，说实话，我替你挨打跟挨骂！

二 嘎 徐六教我给看着鱼挑子，我就拿了这个小缸，为妹妹拿的，她没有一个玩艺儿！

疯 子 （脱下大衫）拿我的大褂还徐六去！

四 嫂 那怎么能呢？两条小鱼儿也没有那么贵呀！

疯 子 只要小妞不落泪，管什么金鱼贵不贵！

二 春 （急忙过来）疯哥，穿上大褂！（把两张票子给二嘎）二嘎子，快跑，给徐六送去。

〔二嘎接钱飞跑而去。

四 嫂 你快回来！

〔天渐阴。

四 嫂 二妹妹，哪有这么办的呢！小妞子，还不过去谢谢王奶奶跟二姑姑哪？

小 妞 （捧着缸儿走过去）奶奶，二姑姑，道谢啦！

大 妈 好好养着哟，别教野猫吃了哟！

小 妞 （把缸儿交给疯子）疯大爷，你给我看着，我

到金鱼池，弄点闸草来！红鱼，绿闸草，多么好看哪！

四 嫂 一个人不能去，看掉在沟里头！

〔四嫂刚追到大门口，妞子已跑远。狗子由另一个地痞领着走来，那个地痞指指门口，狗子大模大样走进来。另一个地痞下。

四 嫂 嗨，你找谁？

狗 子 你姓什么？

四 嫂 我姓丁。找谁？说话！别满院子胡蹿跹！

狗 子 姓程的住哪屋？

二 春 你找姓程的有什么事？

大 妈 少多嘴。（说着想往屋里推二春）

狗 子 小丫头片子，你少问！

二 春 问问怎么了？

大 妈 我的小姑娘奶奶，给我进去！

二 春 我凭什么进去呀？看他把我怎么样！（大妈已经把二春推进屋中，关门，两手紧把着门口）

狗 子 （一转身看见疯子）那是姓程的不是？

四 嫂 他是个疯子，你找他干什么？

大 妈 是啊，他是个疯子。

狗 子 （与大妈同时）他妈的老娘儿们少管闲事！

(向疯子) 小子，你过来！

二 春 你别欺负人！

大 妈 (向屋内的二春) 我的姑奶奶，别给我惹事啦！

四 嫂 他疯疯癫癫的，你有话跟我说好啦。

狗 子 (向四嫂) 你这娘们再多嘴，我可揍扁了你！

四 嫂 (搭讪着后退) 看你还怪不错的呢！

疯 子 (为了给四嫂解除威胁，自动地走过来) 我姓程，您哪，有什么话您朝着我说吧！

狗 子 小子，你听着，我现在要替黑旋风大太爷管教管教你。不管他妈的是你，是你的女人，还是你的街坊四邻，都应当记住：你们上晓市作生意，要有黑旋风大太爷的人拿你们的东西，就是赏你们脸。今天，我姓冯的，冯狗子，赏给你女人脸，拿两包烟卷，她就喊巡警，不知死的鬼！我不跟她打交道，她是个不禁揍的老娘们；我来管教管教你！

娘 子 (挎着被狗子踢坏了的烟摊子，气愤，忍泪，低着头回来。刚到门口，看见狗子正发威) 冯狗子！你可别赶尽杀绝呀！你硬抢硬夺，踢了我的摊子不算，还赶上门来欺负人！

〔四嫂接过娘子的破摊子，娘子向狗子奔

去。

狗 子 （放开疯子，慢慢一步一步紧逼娘子）踢了你的摊子是好的，惹急了咱爷儿们，教你出不去大门！

娘 子 （理直气壮地，但是被逼得往后退）你讲理不讲理？你凭什么这么霸道？走，咱们还是找巡警去！

狗 子 （示威）好男不跟女斗。（转向疯子）小子，我管教管教你！（狠狠地打疯子几个嘴巴，打的顺口流血）

〔疯子老实地挨打，在流泪；娘子怒火冲天，不顾一切地冲向狗子拚命，却被狗子一把抓住。

〔二春正由屋内冲出，要打狗子，大妈惊慌地来拉二春，四嫂想救娘子又不敢上前。

赵 老 （由屋里气得颤巍巍地出来）娘子，四奶奶，躲开！我来斗斗他！打人，还打个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人，要造反吗？（拿起大妈的切菜刀）

狗 子 老梆子你管他妈的什么闲事，你身上也痒痒吗？

大 妈 （看赵老拿起她的切菜刀来）二嘎的妈！娘

子！拦住赵大爷，他拿着刀哪！

赵 老 我宰了这个王八蛋！

娘 子 宰他！宰他！

二 春 宰他！宰他！

四 嫂 （拉着娘子，截住赵老）丁四，快出来，动刀啦！

大 妈 （对冯狗子）还不走吗？他真拿着刀呢！

狗 子 （见势不佳）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咱们走对了劲儿再瞧。（下）

二 春 你敢他妈的再来！

丁 四 （揉着眼出来）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

四 嫂 把刀抢过来！

丁 四 （过去把刀夺过来）赵大爷，怎么动刀呢！

大 妈 （急切地）赵大爷！赵大爷！您这是怎么瞭？怎么得罪黑旋风的人呢？巡官、巡长，还让他们扎死呢，咱们就惹得起他们啦？这可怎么好呕！

赵 老 欺负到程疯子头上来，我受不了！我早就想斗斗他们，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！

大 妈 娘子，给疯子擦擦血，换件衣裳！赶紧走，躲躲去。冯狗子调了人来，还了得！丁四，陪着赵大爷也躲躲去，这场祸惹得不小！

娘 子 我骂疯子，可以；别人欺负他，可不行！我等着冯狗子……

大 妈 别说了，还是快走吧！

赵 老 我不走！我拿刀等着他们！咱们老实，才会有恶霸！咱们敢动刀，恶霸就夹起尾巴跑！我不发烧了，这不是胡话。

大 妈 看在我的脸上，你躲躲！我怕打架！他们人多，不好惹！打起来，准得有死有活！

赵 老 我不走，他们不会来！我走，他们准来！

丁 四 您的话说对了！我还睡我的去！（入室）

娘 子 疯子，要死死在一块，我不走！

大 妈 这可怎么好呕！怎么好呕！

二 春 妈，您怎这么胆小呢！

大 妈 你大胆儿！你不知道他们多么厉害！

疯 子 （悲声地）王大妈，丁四嫂，说来说去都是我不好！（颓丧地坐下）想当初，我在城里头作艺，不肯低三下四地侍候有势力的人，教人家打了一顿，不能再在城里登台。我到天桥来下地，不肯给胳膊钱，又教恶霸打个半死，把我扔在天坛根。我缓醒过来，就没离开这龙须沟！

娘 子 别紧自伤心啦！

二 春 让他说说，心里好痛快点呀！

疯 子 我是好人，二姑娘，好人要是没力气啊，就成了受气包儿！打人是不对的，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！可是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……哼，我不想作事吗？老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，成什么话呢！

娘 子 （感动）别说啦！别说啦！

疯 子 可是我没力气，作小工子活，不行；我只是个半疯子！（要犯疯病）对，我走！走！打不过他们，我会躲！

〔二嘎子跑进来，截住疯子。〕

二 嘎 妈，我把钱交给了徐六，他没说什么。妈，远处又打闪哪！又要下雨！

娘 子 （拉住疯子）别再给我添麻烦吧，疯子！

四 嫂 （看看天，天已阴）唉！老天爷，可怜可怜穷人，别再下雨吧！屋子里，院子里，全是湿的，全是脏水，教我往哪儿藏，哪儿躲呢！有雷，去劈那些恶霸；有雨，往田里下；别折磨我们这儿的穷人了吧！

〔隐隐有雷声。〕

疯 子 （呆立看天）上哪儿去呢？天下可哪有我的去处呢？

〔雷响。

娘 子 快往屋里抢东西吧！

〔大家都往屋里抢东西，乱成一团，暴雨下来。

〔巡长跑上。

巡 长 了不得啦！妞子掉在沟里啦！

众 人 妞子……（争着往外跑）

四 嫂 （狂喊）妞子！（跑下）

——狂风大雨中幕徐闭

第 二 幕

第 一 场

时 间 北京解放后。小妞子死后一周年。一黑早。

地 点 同前幕。

布 景 黎明之前，满院子还是昏黑的，只隐约的看得见各家门窗的影子。大门外，那座当铺已经变成了“工人合作社”。街灯恰好把它的匾照得很亮。天色逐渐发白以后，露出那小杂院来，比第一幕略觉整洁，部分的窗户修理过了，院里的垃圾减少了，丁四屋顶的破席也不见了。

〔幕启：赵老头起得最早。出了屋门，看了看东方的朝霞，笑了笑，开了街门，拿起笤帚，打扫院子。这时有远处驻军早操喊“一二三——四”声，军号练习声，鸡叫声，大车走的辘辘声等。

〔冯狗子把帽沿拉得很低，轻轻进来，立于门侧。

〔赵老头扫着扫着，一抬头。

赵 老 谁？

狗 子 （把帽沿往上一推，露出眼来）我！有话，咱们到坛根^①去说。

赵 老 有话哪儿都能说，不必上坛根儿！

狗 子 （笑嘻嘻地）不是您哪，黑旋风的命令……

赵 老 黑旋风是什么玩艺儿？给谁下命令？

狗 子 给我的命令！您别误会。我奉他的命令，来找您谈谈。

赵 老 你知道，北京已经解放了！

狗 子 因为解放了，才找您谈谈。

赵 老 解放了，好人抬头，你们坏蛋不大得烟儿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谈这个？

狗 子 咱们说话别带脏字！我问你，你当了这一带的治安委员啦？

赵 老 那不含糊，大家抬举我，举我当了委员！

狗 子 听说你给派出所当军师，抓我们的人；前后已经抓去三十多个了！

赵 老 大家选举我当委员，我就得为大家出力。好

^① 坛根，指天坛墙根，是旧社会抢劫与打架的地方。

人，我帮忙；坏人，我斗争。

狗 子 哼，你也要成为一霸？

赵 老 黑旋风是一霸，我是恶霸的对头！这不由今几个起，你知道。

狗 子 哟，也许在解放前，你就跟共产党勾着呢？
〔天已大亮。

赵 老 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管不着！

狗 子 行，你算是走对了路子，抖起来啦！

赵 老 那可不是瞎撞出来的。我是工人——泥水匠；我的劲头儿是新政府给我的！

狗 子 好，就算你是好汉，黑旋风可也并不是好惹的！记住，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，别有眼不识泰山！

赵 老 你到底干吗来啦？快说，别麻烦！

狗 子 我？先礼后兵，我给你送棺材本来了。（掏出一包儿现洋）黑旋风送给你的，三十块白花花的现大洋。我管保你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钱。收下钱，老实点，别再跟我们为仇作对，明白吧？

赵 老 我不要钱呢？

狗 子 也随你的便！不吃软的，咱们就玩硬的！

赵 老 爽性把刀子掏出来吧！

狗 子 现在我还敢那么办？

赵 老 到底怎么办呢？

〔狗子沉默。

赵 老 说话！（怒）

狗 子 （渐软化）何苦呢！干吗不接着钱，大家来个井水不犯河水？

赵 老 没那个事！

狗 子 赵老头子，你行！（要走）

赵 老 等等！告诉你，以后布市上、晓市上，是大家伙儿好好作生意的地方，不准再有偷、抢、讹、诈。每一个摊子都留着神，彼此帮忙；你们一伸手，就有人揪住你们的腕子。先前，有侦缉队给你们保镖；现在，作买作卖的给你们摆下了天罗地网！

狗 子 姓赵的，你可别赶尽杀绝！招急了我，我真……

赵 老 你怎样？现在，天下是人民大家伙儿的，不是恶霸的了！

狗 子 （郑重而迟缓地）黑旋风说了——

赵 老 他说什么？

狗 子 他说……（回头四下望了望，轻声带着威胁的意味）蒋介石不久还会回来呢！

赵 老 他？他那个恶霸头子？除非老百姓都死光了！

狗 子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呢？

赵 老 他是教老百姓给打跑了的，我怎么看不准？告诉你吧，狗子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不改邪归正，找点正经事作作？

狗 子 我？（迟疑、矛盾、故作倔强）

赵 老 （见狗子现在仍不觉悟，于是威严地）你！不用嘴强身子弱地瞎搭讪！我要给你个机会，教你学好。黑旋风应当枪毙！你不过是他的小狗腿子，只要肯学好，还有希望。你回去好好地想想，仔细地想想我的话。听我的话呢，我会帮助你，找条正路儿；不听我的话呢，你终久是玩完！去吧！

狗 子 那好吧！咱们再见！（又把帽沿拉低，走下）

〔赵老楞了一会儿，继续扫地。〕

〔疯子手捧小鱼缸儿，由屋里出来，娘子扯住了他。〕

娘 子 （低切地）又犯疯病不是？回来！这是图什么呢？你一闹哄，又招四哥、四嫂伤心！

疯 子 你甭管！你甭管！我不闹哄，不招他们伤心！

我告诉赵大爷一声，小妞子是去年今天死的！

娘 子 那也不必！

疯 子 好娘子，你再睡会儿去。我要不跟赵大爷说说，心里堵得慌！

娘 子 唉！这么大的人，整个跟小孩子一样！（入屋内）

疯 子 赵大爷，看！（示缸）

赵 老 （直起身来）啊，（急低声）小妞子，她去年今天……生龙活虎似的孩子，会，会……唉！

疯 子 赵大爷，您这程子老斗争恶霸，可怎么不斗斗那个顶厉害的恶霸呢？

赵 老 哪个顶厉害的恶霸？黑旋风？

疯 子 不是！那个淹死小妞子的龙须沟！它比谁不厉害？您怎么不管！

赵 老 我管！我一定管！你看着，多啗修沟，我多啗去工作！我老头子不说谎！

疯 子 可是，多啗才修呢？明天吗？您要告诉我个准日子，我就真佩服这个新政府了！我这就去买两条小金鱼——妞子托我看着的那两条都死了，只剩了这个小缸——到她的小

坟头前面，摆上小缸，缸儿里装着红的鱼，绿的闸草，哭她一场！我已经把哭她的话，都编好啦，不信，您听听！

赵 老 够了！够了！用不着听！

疯子 您听听，听听！（悲痛、低缓地，用民间曲艺的悲调唱）乖小妞，好小妞，小妞住在龙须沟。龙须沟，臭又脏，小妞子象棵野海棠。野海棠，命儿短，你活你死没人管。北京城，得解放，大家扭秧歌大家唱。只有你，小朋友，在我的梦中不唱也不扭……（不能成声）

赵 老 够了！够了！别再唱！乖妞子，太没福气了！疯子，别再难过！听我告诉你，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，一定忘不了咱们，一定给咱们修沟！

疯子 几儿呢？得快着呀！

赵 老 （有点起急）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办的事呀，疯子！

疯子 对！对！我不应当逼您！我是说，咱们这溜儿就是您有本事，有心眼啊！我一佩服您，就不免有点象挤兑您，是不是？

赵 老 我不计较你，疯哥！你进去，把小缸儿藏起

来，省得教四嫂看见又得哭一场！

疯子 我就进去！还有一点事跟您商量商量。您不是说，现在人人都得作事吗？先前，我教恶霸给打怕了，不敢出去；我又没有力气，干不来累活儿。现在人心大变了，我干点什么呢？去卖糖儿、豆儿的，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。去当工友，我又不会伺候人，怎么办？

赵老 慢慢来，只要你肯卖力气，一定有机会！

疯子 我肯出力，就是力气不大，不大！

赵老 慢慢地我会给你出主意。这不是咱们这溜儿要安自来水了吗？总得有人看着龙头卖水呀，等我去打听打听，要是还没有人，问问你去成不成。

疯子 那敢情太好了，我先谢谢您！连这件事我也得告诉小妞子一声儿！就那么办啦。（回身要走）

赵老 先别谢，成不成还在两可哪！

〔四嫂披着头发，拖着鞋从屋里出来。〕

〔疯子急把小缸藏在身后。〕

赵老 四奶奶，起来啦？

四嫂 （悲哀地）一夜压根儿没睡！我哪能睡得着呢？

- 赵 老 不能那么心重啊，四奶奶！丁四呢？
- 四 嫂 他又一夜没回来！昨儿个晚上，我劝他改行，又拌了几句嘴，他又看我想小妞子，嫌别扭，一赌气子拿起腿来走啦！
- 赵 老 他也是难受啊。本来吗，活生生的孩子，拉扯到那么大，太不容易啦！这条臭沟啊，就是要命鬼！（看见四嫂要哭）别哭！别哭！四奶奶！
- 四 嫂 （挣扎着控制自己）我不哭，您放心！疯哥，您也甭藏藏掖掖的啦！由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心疼吗？可是，死的死了，活着的还得活着，有什么法儿呢！穷人哪，没别的，就是有个扎挣劲儿！
- 疯 子 四嫂，咱们都不哭，好不好？（说着，自己却要哭）我，我……（急转身跑进屋去）
- 四 嫂 （拭泪，转向赵老）赵大爷，小妞子是不会再活了，哭也哭不回来！您说丁四可怎么办呢？您得给我想个主意！
- 赵 老 他心眼儿并不坏！
- 四 嫂 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怎么想跟您商量商量呢。当初哇，我讨厌他蹬车，因为蹬车不是正经行当，不体面，没个准进项。自从小妞子一死啊，今儿个他打连台不回来，明儿个喝醉

了，干脆不好好干啦。赵大爷，您不是常说现下工人最体面吗？您劝劝他，教他找个正经事由儿干，哪怕是作小工子活淘沟修道呢，我也好有个抓弄呀。这家伙，照现在这样，他蹬上车，日崩西直门了，日崩南苑了，他满天飞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挣多了，楞说一个子儿没挣，我上哪儿找对证去？您劝劝他，给他找点活儿干，挣多挣少，遇事儿我倒有个准地方找他呀！

赵 老 四奶奶，这点事交给我啦！我会劝他。可是，你可别再跟他吵架，吵闹只能坏事，不能成事，对不对呢？

四 嫂 我听您的话！要是您善劝，我臭骂，也许更有劲儿！

赵 老 那可不对，你跟他动软的，拿感情拢住他，我再拿面子局他，这么办就行啦！

四 嫂 唉！真教我哭不得笑不得！（惨笑）得啦！我哭小妮子一场去！（提上鞋后跟儿）

赵 老 我跟你去！

疯子 （跑出来）我跟你去，四嫂！我跟你去！（同往外走）

——第一场终

第 二 场

时 间 一九五〇年初夏。下午四时左右。

地 点 同前幕。

〔幕启：院中寂无一人，二春匆匆从外来，跑得气喘嘘嘘的。〕

二 春 喝！空城计！四嫂，二嘎子呢？

四 嫂 （在屋中）他上学去啦！

二 春 那怎么齐老师还到处找他呢？

四 嫂 （出来）是吗？这孩子没上学，又上哪儿玩去啦！

二 春 那我再到别处找找他去！（说完又跑出大门）

大 妈 （出来）二春，你回来！

四 嫂 （忙到门口喊住二春）二妹妹！你回来，大妈这儿还有事呢！

二 春 （擦着汗走回来）回头二嘎子误了上学可怎么办呢？

四 嫂 你放心吧，他准去，哪天他也没误过，这孩子近来念书，可真有个劲儿！我看看他上哪

儿去了！就手儿去取点活。（下）

〔二春走到自己屋门口，拿过脸盆，擦脸上、脖子上的汗。〕

大 妈 （板着面孔，由屋中出来）二春，我问你，你找他干吗？放着正经事不干，乱跑什么？这些日子，你简直东一头西一头地象掐了脑袋的苍蝇一样！

二 春 谁说我没干正经事儿？我干的哪件不正经啊？该作的活儿一点也没耽误啊！

大 妈 这么大的姑娘，满世界乱跑，我看不惯！

二 春 年头儿改啦，老太太！我们年轻的不出去，事儿都交给谁办？您说！

大 妈 甭拿这话堵臊我！反正我不能出去办！

二 春 这不结啦！（转为和蔼地）我告诉您吧！人家中心小学的女教员，齐砚庄啊，在学校里教完一天的书，还来白教识字班。这还不算，学生们不来，她还亲自到家里找去。您多瞿看见过这样的好人？刚才我送完了活儿，正遇上她挨家找学生，我可就说啦，您歇歇腿儿，我给您找学生去。都找到啦，就剩下二嘎子还没找着！

大 妈 管他呢，一个蹬车家的孩子，念不念又怎

样，还能中状元？

二 春 妈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现而今，人人都一边儿高，拉车的儿子，才更应当念书，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？

大 妈 象你这个焊铁活的姑娘，将来说不定还许嫁个大官儿呢！

二 春 您心里光知道有官儿！老脑筋！我要结婚，就嫁个劳动英雄！

大 妈 一张纸画个鼻子，好大的脸！说话哪象个还没有人家儿的大姑娘呀！

二 春 没人家儿？别忙，我要结婚就快！

大 妈 越说越不象话了！越学越野调无腔！

〔娘子由外面匆匆走来。

二 春 娘子，看见二嘎子没有？

娘 子 怎能没看见？他给我看摊子呢！

二 春 给……这可倒好！我特里昏晃都找到了，临完……不知道他得上学吗？

娘 子 他没告诉我呀！

二 春 这孩子！

大 妈 他荒里荒唐的，看摊儿行吗？

娘 子 现在，三岁的娃娃也行！该卖多少钱，卖多少钱，言无二价。小偷儿什么的，差不离快

断了根！（低声）听说，官面上正加紧儿捉拿黑旋风。一拿住他，晓市就全天下太平了，他不是土匪头子吗？哼，等拿到他，跟那个冯狗子，我要去报报仇！能打就打，能骂就骂，至不济也要对准了他们的脸，啐几口，呸！呸！呸！偷我的东西，还打了我的爷们，狗杂种们！我说，我的那口子在家哪？

二 春 在家吗？一声没出啊。
娘 子 这几天，他又神神气气的，不知道又犯什么毛病！这个家伙，真教我不放心！

〔程疯子慢慢地由屋中出来。〕

二 春 疯哥，你在家哪？
疯 子 有道是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时难！
娘 子 又是疯话！我问你，你这两天又怎么啦？
疯 子 没怎么！
娘 子 不能！你给我说！
疯 子 说就说，别瞪眼！我就怕吵架！我呀，有了任务！

二 春 疯哥，给你道喜！告诉我们，什么任务？
疯 子 民教馆的同志找了我来，教我给大家唱一段去！

二 春 那太棒了！多少年你受屈含冤的，现在民教

馆都请你去，你不是仿佛死了半截又活了吗？

娘子 对啦，疯子，你去！去！叫大家伙看看你！王大妈，二姑娘，有钱没有？借给我点！我得打扮打扮他，把他打扮得跟他当年一模一样的漂亮！

疯子 我可是去不了！

二春子 怎么？怎么？

疯子 我十几年没唱了，万一唱砸了，可怎么办呢？

娘子 你还没去呢，怎就知道会唱砸了？简直地给脸不要脸！

大妈 照我看哪，给钱就去，不给钱就不去。

二春 妈！您不说话，也没人把您当哑巴卖了！

疯子 还有，唱什么好呢？《翠屏山》？不象话，《拴娃娃》？不文雅！

二春 咱们现编！等晚上，咱们开个小组会议，大家出主意，大家编！数来宝就行！

疯子 数来宝？

二春 谁都爱听！你又唱得好！

疯子 难办！难办！

〔四嫂夹着一包活计，跑进来。〕

四 嫂 娘子，二妹妹，黑旋风拿住了！拿住了！

娘 子 真的？在哪儿呢？

四 嫂 我看见他了，有人押着他，往派出所走呢！

娘 子 我啐他两口去！

二 春 走，我们斗争他去！把这些年他所作所为都抖漏出来，教他这个坏小子吃不了兜着走！

大 妈 二春，我不准你去！

二 春 他吃不了我，您放心！

娘 子 疯子，你也来！

疯 子 （摇头）我不去！

娘 子 那么，你没教他们打得顺嘴流血，脸肿了好几天吗？你怎这么没骨头！

疯 子 我不去！我怕打架！我怕恶霸！

娘 子 你简直不是这年头儿的人！二妹妹，咱们走！

二 春 走！（同娘子匆匆跑去）

大 妈 二春！你离黑旋风远着点！这个丫头，真疯得不象话啦！

四 嫂 大妈，别再老八板儿啦。这年月呀，女人尊贵啦，跟男人一样可以走南闯北的。您看，自从转过年来，这溜儿女孩子们，跟男小孩

一个样，都白种花儿，白打药针，也都上了学。唉，要是小妞子还活着……

疯子 那够多么好呢！

四嫂 她太……（低头疾走入室）

大妈 唉！（也往屋中走）

疯子 （独自徘徊）天下是变了，变了！你的人欺负我，打我，现在你也掉下去了！穷人、老实人、受委屈的人，都抬起头来；你们恶霸可头朝下！哼，你下狱，我上民教馆开会！变了，天下变了！必得去，必得去唱！一个人唱，叫大家喜欢，多么好呢！

〔狗子偷偷探头，见院中没人，轻轻地进来。

狗子 （低声地）疯哥！疯哥！

疯子 谁？啊，是你！又来打我？打吧！我不跑，也不躲！我可也不怕你！你打，我不还手，心里记着你；这就叫结仇！仇结大了，打人的会有吃亏的那一天！打吧！

四嫂 （从屋中出来）谁？噢！是你！（向狗子）你还敢出来欺负人？好大的胆子！黑旋风掉下去了，你不能不知道吧？好！瞧你敢动他一下，我不把你碎在这儿！

狗子 （很窘，笑嘻嘻地）谁说我是来打人的呀！

- 四 嫂 量你也不敢！那么是来抢？你抢抢试试！
- 狗 子 我已经受管制，两个多月没干“活儿”^①了！
- 四 嫂 你那也叫“活儿”？别不要脸啦！
- 狗 子 我正在学好！不敢再胡闹！
- 四 嫂 你也知道怕呀！
- 狗 子 赵大爷给我出的主意：教我到派出所去坦白，要不然我永远是个黑人。坦白以后，学习几个月，出来哪怕是蹬三轮去呢，我就能挣饭吃了。
- 四 嫂 你看不起蹬三轮的是不是？反正蹬三轮的不偷不抢，比你强得多！我的那口子就干那个！
- 狗 子 我说走嘴啦！您多担待！（赔礼）赵大爷说了，我要真心改邪归正，得先来对程大哥赔“不是”，我打过他。赵大爷说了，我有这点诚心呢，他就帮我的忙；不然，他不管我的事！
- 四 嫂 疯哥，别光叫他赔不是，你也照样儿给他一顿嘴巴！一还一报，顶合适！
- 狗 子 这位大嫂，疯哥不说话，您干吗直给我加盐儿呢！赵大爷大仁大义，赵大爷说新政府也

① 活儿，指偷窃。

大仁大义，所以我才敢来。得啦，您也高高手儿吧！

四 嫂 当初你怎么不大仁大义，伸手就揍人呢？

狗 子 当初，那不是我揍的他。

四 嫂 不是你？是他妈的畜生？

狗 子 那是我狗仗人势，借着黑旋风发威。谁也不是天生来就坏！我打过人，可没杀过人。

四 嫂 倒仿佛你是天生来的好人！要不是而今黑旋风玩完了，你也不会说这么甜甘的话！

疯 子 四嫂，叫他走吧！赵大爷不会出坏主意，再说我也不会打人！

四 嫂 那不太便宜了他？

疯 子 狗子，你去吧！

四 嫂 （拦住狗子）你是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还是说了声“包涵”哪？这就算赔不是了啊？狗子不瞒您说，这还是头一次服软儿！

四 嫂 你还不服气？

狗 子 我服！我服！赵大爷告诉我了，从此我的手得去作活儿，不能再打人了！疯哥，咱们以后还要成为朋友呢，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！（一揖，搭讪着往外走）

疯 子 回来！你伸出手来，我看看！（看手）啊！你

的也是人手，这我就放心了！去吧！

〔狗子下。

四 嫂 唉，疯哥，真有你的，你可真老实！
疯 子 打人的已经不敢再打，我怎么倒去学打人呢！（入室）

〔二嘎子飞跑进来。

二 嘎 妈！妈！来了！他们来了！

四 嫂 谁来了？没头脑儿的！

大 妈 （在屋中）二嘎，二春满世界找你，叫你上学，你怎么还不快去呀？

二 嘎 我这就去，等我先说完了！妈，刚打这儿过去，扛着小红旗子，跟一节红一节白的长杆子，还有象照像匣子的那么个玩艺儿。

大 妈 （出来）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！

二 嘎 街上的人说，那是什么量队，给咱们量地。

四 嫂 量地干什么呢？

大 妈 不是跑马占地吧？

二 嘎 跑马占地是怎么回事？

大 妈 一换朝代呀，王爷、大臣、皇上的亲军就强占些地亩，好收粮收租，盖营房；咱们这儿原本是蓝旗营房啊！

四 嫂 可是，大妈，咱们现在没有王爷，也没有大臣。

大 妈 甭管有没有，反正名儿不一样，骨子里头都差不了多少！

四 嫂 大妈，自从有新政府，咱们穷人还没吃过亏呀！

大 妈 你说得对！可那也许是先给咱们个甜头尝尝啊！我比你多吃过几年窝窝头，我知道。当初，日本人，哟，现在说日本人不要紧哪？

四 嫂 您说吧，有错儿我兜着！

大 妈 你就是“王大胆”嘛！他们在这儿，不是先给孩子们糖吃，然后才真刀真枪的一杀杀一大片？后来日本人走了，紧跟着就闹接收。一上来说的也怪受听，什么捉拿汉奸伍的；好，还没三天半，汉奸又作上官了；咱们穷人还是头朝下！

四 嫂 这回可不能那样吧？您看，恶霸都逮去了，咱们挣钱也容易啦，您难道不知道？

二 嘎 妈，甭听王奶奶的！王奶奶是个老顽固！

四 嫂 胡说，你知道什么？上学去！

二 嘎 可真去了，别说我逃学！（下）

大 妈 这孩子！（匆匆入室）

〔赵老高高兴兴地进来。〕

四 嫂 赵大爷，冯狗子来过了，给疯哥赔了不是。您看，他能改邪归正吗？

赵 老 真霸道的，咱们不轻易放过去；不太坏的，象冯狗子，咱们给他一条活路。我这对老眼睛不昏不花，看得出来。四奶奶，再告诉你个喜信！

四 嫂 什么喜信啊？

赵 老 测量队到了，给咱们看地势，好修沟！

四 嫂 修沟？修咱们的龙须沟？

赵 老 就是！修这条从来没人管的臭沟！

四 嫂 赵大爷，我，我磕个响头！（跪下，磕了个头）

疯 子 （开了屋门）什么？赵大爷！真修沟？您圣明，自从一解放，您就说准得修沟，您猜对了！

二 春 （由外边跑来）妈！妈！我没看见黑旋风，他们把他圈起去啦。我可是看见了测量队，要修沟啦！

大 妈 （开开屋门）我还是有点不信！

二 春 为什么呢？

大 妈 还没要钱哪，不言不语的就来修沟？没有那

么便宜的事！

赵 老 （对疯子）疯哥，你信不信？

疯 子 不管王大妈怎样，我信！

赵 老 （问四嫂）你说呢？

四 嫂 我已经磕了头！

二 春 这太棒了！想想看，没了臭水，没了臭味，没了苍蝇，没了蚊子，噢，太棒了！赵大爷，恶霸没了，又这么一修沟，咱们这儿还不快变成东安市场？从此，谁敢再说政府半句坏话，我就掰下他的脑袋来！

赵 老 （问大妈）老太太，您说呢？

大 妈 我？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）大家伙儿怎说，我怎么说吧！

二 春 咱们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扭一回哪？（领头扭秧歌）呛，呛，起呛起！

众 人 （除了大妈）呛，呛，起呛起！（都扭）

疯 子 站住！我想起来啦！我一定到民教馆去唱，唱《修龙须沟》！

——第二场终

第 三 场

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初，午饭前。

地 点 同前。

〔幕启：王大妈独坐檐下干活，时时向街门望一望，神情不安。赵大爷自外来。〕

赵 老 就剩您一个人啦？

大 妈 可不是，都出去了。您今天没有活儿呀？

赵 老 西边的新厕所昨儿交工，今天没事。（坐小凳上）我刚才又去看了一眼，不是吹，我们的活儿作得真叫地道。好嘛，政府出钱，咱们还不多卖点力气，加点工！

大 妈 就修那一处啊？

赵 老 至少是八所儿！人家都说，龙须沟有吃的地方，没拉的地方，这下子可好啦！连自来水都给咱们安！

大 妈 可是真的？我就纳闷儿，现而今的作官的为什么这么爱作事儿？把钱都给咱们修盖了茅房什么的，他们自己图什么呢？

赵 老 这是人民的政府啊，老太太！您看，我这个泥水匠，一天挣十二斤小米，比作官儿的还挣得多呢！

大 妈 这一年多了，我好歹的也看出点来，共产党真是不错。

- 赵 老 这是您说的？您这才说了良心话！
- 大 妈 可是呀，他们也有不大老好的地方！
- 赵 老 那您就说说吧。好人好政府都不怕批评！
- 大 妈 昨儿个晚上呀，我跟二春拌了几句嘴；今儿个一清早，她就不见了。
- 赵 老 她还能上哪儿，左不是到她姐姐家去诉委屈。
- 大 妈 我也那么想，我已经托疯哥找她去啦。
- 赵 老 那就行啦。可是，这跟共产党有什么相干？
- 大 妈 共产党厉害呀！
- 赵 老 厉害？
- 大 妈 您瞧啊，以前，前门里头的新事总闹不到咱们龙须沟来。城里头闹什么自由婚，还是葱油婚哪，闹呗；咱们龙须沟，别看地方又脏又臭，还是明媒正娶，不乱七八糟！
- 赵 老 王大妈，我明白了，二春要自由结婚？
- 大 妈 真没想到啊！共产党给咱们修茅房，抓土匪，还要修沟，总算不错。可是，他们也教年轻的去自由。他们不单在城里头闹，还闹到龙须沟来，您说厉害不厉害！
- 赵 老 这才叫真革命，由根儿上来，兜着底儿来！
- 大 妈 您要是有个大姑娘，您肯教她去自由吗？那

象话吗？

赵 老 我？王大妈，咱们虽然是老街坊了，我可是没告诉过您。我的老婆呀……

大 妈 您成过家？您的嘴可真严得够瞧的！这么些年，您都没说过！

赵 老 我在北城成的家，我的老婆是媒人给说的。结婚不到半年，她跟一个买卖人跑了。她爱吃喝玩乐，她长得不寒碜——那时候我也怪体面——我挣的不够她花的！她跑了之后，我没脸再在城里住，才搬到龙须沟来。老婆跑了，我自然不会有儿女。比方说，我要是有一个女儿，要自己选个小人儿，我就会说：姑娘，长住了眼睛，别挑错了人哟！
〔程疯子挺高兴地进来。〕

大 妈 二春在大姑娘那儿哪？

疯 子 在那儿，一会就回来。

大 妈 这我就放心了！劳你的驾！你跟她怎么说的？

疯 子 我说，回去吧，二姑娘，什么事都好办。

大 妈 她说什么呢？

疯 子 她说：妈妈要是不依着我，我就永远不回去，打这儿偷偷地跑了！

- 大 妈 丫头片子，没皮没脸！你怎么说的？
- 疯 子 我说，别那么办哪！先回家，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？
- 大 妈 这是你说的？你呀，活活的是个半疯子！
- 赵 老 大妈，想开一点吧。二春的事，您可以提意见，可千万别横拦着竖挡着！我吃过媒人的亏，所以我知道自由结婚好！
- 大 妈 唉，我简直地不知道怎么办好啦！
- 〔丁四脚底下象踩着棉花似的走进来。〕
- 大 妈 这是怎么啦！
- 丁 四 没事，我没喝醉！
- 赵 老 大妈，给他点水喝！回头别教四嫂知道，省得又闹气！
- 大 妈 我给他倒去。（去倒水）哼，还没到晌午，怎么就喝猫尿呢？
- 疯 子 （扶丁四坐下）坐坐！
- 大 妈 （端着水）先喝口吧！（把水交给疯子）
- 丁 四 没事！我没喝醉！
- 赵 老 喝多了点，可是没醉！
- 大 妈 就别说他了，他心里也好受不了！（向丁）再来一碗水呀！
- 丁 四 不要了，大妈！劳您驾！刚才一阵发晕，现

在好啦！（把碗递给大妈）我是心里不痛快，其实并没喝多！

〔大妈又去干活；疯子也坐下。

赵 老 （向丁）我不明白，老四，四奶奶现在挣得比从前多了，你怎么倒不好好干了呢？你这个样，教我老头子都没脸见四奶奶，她托我劝你不是一回了！

丁 四 您向着这个政府，净拣好的说。

赵 老 有理讲倒人，我没偏没向！

丁 四 您听我说呀，二嘎子的妈，不错，是挣得多了；可是我没有什生意。您看，解放军不坐三轮儿，当差的也不是走，就是骑自行车，我拉不上座儿！

赵 老 可是你也不能只看一面呀。解放军不坐车？当初那些大兵倒坐车呢，下了车不给钱，还踹你两脚。先前你是牛马，现在你是人了。这不是我专拣好的说吧？

丁 四 不是。

赵 老 好！当初，巡警不敢管汽车，专欺负拉车的，现在还那样吗？

丁 四 不啦！

赵 老 好！前些日子，政府劝你们三轮车夫改业，

我掰开揉碎地劝你，你只当了耳旁风。

丁 四 我三十多岁了，改什么行？再者我也舍不得离开北京城。

赵 老 只要你不惜力，改行就不难！舍不得北京，可又嫌这儿脏臭，动不动就泡磨菇，你算怎么回事呢？开垦，挖煤，人家走了的都快快活活地搞生产，政府并不骗人！

丁 四 骗人不骗人的，反正政府说话有时候也不算话！

赵 老 什么？

丁 四 您就说，前些日子，他们测量这儿，这么多天啦，他们修沟来了没有？

赵 老 修沟不是仨钱儿油俩钱儿醋的事，那得画图，预备材料，请工程师，一大堆事哪！丁四，我跟你打个赌，怎样？

丁 四 甭打赌。反正多啷修沟，我就起劲儿干活儿。您老说，这个政府是人民的，我倒要看看，给人民办事不办！这条沟淹死了小妞，我跟它有仇！

赵 老 这可是你说的？不准说了不算！

丁 四 您看着呀！

赵 老 好，我等着你的！多啷沟修了，你还不听我

的话，看，我要不揍你一顿的！

丁 四 您揍我还不容易，我又不敢回手。

赵 老 你这个家伙，软不吃，硬不吃，没法儿办！

〔二嘎子提着一筐子煤核儿，飞跑进来。

二 嘎 爸爸，给你，半筐子煤核儿，够烧好大半天的！（说完，转身就跑）

丁 四 嗨！你又上哪儿闯丧去？

二 嘎 我上牟家井！

丁 四 干吗？

二 嘎 那里搭上了窝棚，来了一大群作工的。还听说，大街上不知道多少辆车，拉着砖、洋灰、沙子，还有里面能站起一个人的大洋灰筒子！我得钻到筒子里试试去，看到底有多高！（跑去）

赵 老 修沟的到了！到了！

疯子 二嘎子，等等，我也去！（跑去）

大 妈 （也立起来往前跑了两步）真修沟？真一个钱也不跟咱们要？

赵 老 这才信了我的话吧？老太太！

大 妈 没听说过的事！没听说过的事！

赵 老 丁四，你怎么说？

丁 四 我，我……

赵 老 （把丁四拉起来，面对面恳切地）丁四，你看，咱们的政府并不富裕——金子、银子不是都教蒋介石跟贪官给刮了去，拿跑了么？——可是，还来给咱们修沟，修沟不是一两块钱的事啊！政府的这点心，这点心，太可感激了吧？

丁 四 我知道！

赵 老 东单、西四、鼓楼前，哪儿不该修？干吗先来修咱们这条臭沟？政府先不图市面儿好看，倒先来照顾咱们，因为这条沟教我年年发疟子，淹死小妞子；一下雨，娘子就摆不上摊子，你拉不出车去，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，流到屋里来。政府知道这些，就为你，我，全龙须沟的人想办法，不教咱们再病，再死，再臭，再脏，再挨饿。你我是人民，政府爱人民，为人民来修沟！你信不信我的话呀？

丁 四 我信了！信了！我打这儿起，不再抱怨，我要好好地干活儿！

赵 老 比如说，政府招呼你去修沟，你去不去呢？这是你的沟，也是你的仇人，你肯不肯自己动手，把它弄好了呢？

丁 四 别再问啦，赵大爷，对着青天，我起誓：一
动工，我就去挖沟！

——幕落

第 三 幕

第 一 场

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，某一夜的后半夜，天尚未明。

地 点 龙须沟地势较高处的一家小茶馆——三元茶馆。

布 景 三元茶馆是两间西房，互相通连，冬天在屋里卖茶，夏季在屋外用木棍支着旧席棚，棚下有土台，作为茶桌。旁边放着长方桌，上边有茶壶、茶碗和小酒坛子、酒菜，和少许的低级香烟，另外两三个玻璃缸里面装着一包包的茶叶、花生仁等。

〔幕启：前半夜的雨刚刚止住，还能听得见从破席棚滴下来的滴水声，间有一两声鸡鸣。

〔茶馆的刘掌柜，点着洋油灯在炉旁看看

火，看看水壶，又向棚外张望，好象在等待什么人似的。

〔一位警察走向棚来，穿着被水浸透的雨衣，赤脚穿着胶皮鞋，泥已溅满裤腿上，手里拿着电筒。

警 察 刘大爷，您多辛苦啦！

掌 柜 哪儿的话您哪！

警 察 您这儿预备得怎么样啦？

掌 柜 都差不离儿啦，等会儿老街坊们来到，准保有热茶喝，有舒服地方坐。

警 察 这就好了！所长指示我，教我跟赵大爷说：请他先别挖沟，先招呼着老街坊们到这儿来，免得万一房子塌了，砸伤了人！

掌 柜 也就是搁在现而今哪，要是在解放以前，别说下雨，就是淹死、砸死也没人管哪！这可倒好，派出所还给找好了地方，教老街坊们躲躲儿，惟恐怕房子塌了砸死人！

警 察 （一边听掌柜的讲话，一边用电筒照那两间西房）可不，这回事啊，也幸亏是大家伙儿出来自动地帮忙，要光靠我们派出所这几个人跟工程队呀，干的也不能这么快！刘大爷，我走啦！回头赵大爷领着老街坊们来，

您可多照应点儿！哟！老街坊们来了！

〔赵老领着一批群众先上。

警察 赵大爷！都来了吗？

赵老 来了一拨儿，跟着就都来！

警察 这儿拜托您啦！我帮助挖沟去。（向群众）老街坊们，这儿歇歇儿吧！（下）

赵老 女人、小孩到屋里去！屋里有火，先烤干了脚！

〔女人、小孩向屋内移动，男人们或立或坐。

赵老 二春！二春！二春还没来吗？

二春 （从外面应声）来嘹！赵大爷，我来嘹！（跑上，手中提着小包，身上披着破雨衣；放下小包；一边脱雨衣，一边说）好家伙，差点儿摔了两个好的。地上真他妈的滑！

赵老 别说废话，先干活儿！

二春 干什么？您说！

赵老 先去烧水、沏茶，教大家伙儿热热呼呼的喝一口！然后再多烧水，找个盆，给孩子们烫烫脚，省得招凉生病！

二春 是啦！（提起小包要往屋中走）

〔一青年背着王大妈上，她两手拿着许多东西。

大 妈 二春！二春！你在哪儿哪？你就不管你妈了呀？我要是摔死了，你横是连哭都不哭一声！

二 春 （向青年）你进来歇歇呀！

青 年 还得背人去呢！（跑下）

二 春 妈！屋里烤烤去！（接妈手中的东西）

大 妈 我不在这儿！（不肯松手东西）

二 春 不在这儿，您上哪儿？

大 妈 我回家！我忘了把烙铁拿来了！

赵 老 大妈，这是瞎胡闹！烙铁不会教水冲了走！您岁数大，得给大家作个好榜样，别再给我们添麻烦！

大 妈 唉！（坐下）我早就知道要出漏子！从前，动工破土，不得找黄道吉日吗？现在，好，说动土就动土，也不挑个好日子；龙须沟要是冲撞了龙王爷呀，怎能不发大水！

赵 老 二春！干你的去；就让老太太在这儿叨唠吧！

二 春 妈，好好的在这儿，别瞎叨唠！现在呀，哪天干活儿，哪天就是黄道吉日，用不着瞧皇历！（入屋中）

〔疯子搀着娘子上。

娘子 你撒手我！你是搀我，还是揪我呢？

疯子 好，我撒手！

娘子 赵大爷，我干点什么？

赵老 帮助二春去，她在屋里呢。疯哥，你把东西交给娘子，去作联络员，来回地跑着点。

疯子 好，我能作这点事。真个的，这儿的水够使吗？自来水的钥匙可在咱身上呢！

掌柜 够用，够用！

〔疯子下。

娘子 （看见大妈）哟！老太太，您怎么在这儿坐着，不进去呢？

大妈 我不进去！没事找事儿，非挖沟不可，看，挖出毛病来没有？

娘子 您忘了，每回下大雨不都是这样吗？

赵老 再说，沟修好以后，就永远不再出这样的毛病了！

二春 （在屋门内）赵大爷，娘子，都不必再理她！妈，您老这么不讲理，我可马上就结婚，不伺候着您了！

大妈 哼，不教我相看相看他，你不用想上轿子！

二春 您不是相看过了吗？

大妈 我？见鬼！我多嘴看见过他？

- 二 春 刚才背着您的是谁呀？（回到屋内）
- 大 妈 就是他？
- 赵 老 哈哈！
- 娘 子 这门亲事算铁了！
- 大 妈 我，我，我斗不过你们！我还是回家！破家值万贯，我不能半夜里坐野茶馆玩！
- 娘 子 算了吧，老太太！这回水并不比从前那些回大，不过呀，政府跟警察呀，唯恐其砸死人，所以把咱们都领到这儿来！得啦，进去歇会儿吧！
- 二 春 （在屋中）快来呀，茶沏好啦！谁来碗热的！
- 娘 子 走吧，喝碗热茶去！（扯大妈往屋中走）
- 疯 子 （在远处喊叫）往这边来，都往这边来！赵大爷，又来了一批！
- 赵 老 （往外跑）这边！这边！
- 〔又来了一批人，男的较多。〕
- 赵 老 女的到屋里去！男的把东西放下，丢不了。咱们还得组织一下，多去点人，帮着舀水跟挖沟去吧！不能光教官面上的人受累，咱们在旁边瞧着呀！
- 众 甲 冲着人家这股热心劲儿，咱们应当回去帮

忙！

赵 老 这话说得对！有我跟刘掌柜的在这儿，放心，人也丢不了，东西也丢不了。我说，四十岁以上的去舀水，四十以下的去挖沟，合适不合适？

众 乙 就这么办啦！

众 人 咱们走哇！（下）

〔丁四嫂独自跑上。〕

四 嫂 赵大爷，赵大爷，没看见二嘎子呀？

赵 老 没有！他那么大了，丢不了！

四 嫂 这孩子，永远不教大人放心！

赵 老 丁四呢？

四 嫂 他挖沟去了！

赵 老 好小子！他算有了进步！

四 嫂 有了进步？哼！您等着瞧！他在外面受了累回来，我的罪过可大啦！他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倒好象他立下汗马功劳，得由我跪接跪送才对！

赵 老 就对付着点吧！你受点委屈，将就将就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总是为人民服务哪，还真卖力气，也怪难为他的！

娘 子 （在屋门口叫）四嫂，进来，喝口水，赶赶

寒气儿！

四 嫂 娘子，你给我照应着东西，我得找二嘎子去！好家伙，他可别再跟小妞子似的……
(下)

〔疯子跑进来。

疯 子 丁四哥回来了！
〔丁四扛着铁锹，满身泥垢，疲惫地从外边来。

赵 老 四爷，回来啊？

丁 四 快累死了，还不回来？

疯 子 四哥，沟怎样啦？

丁 四 快挖通了！（坐）

娘 子 （端茶来）四哥，先喝口热的！（让别人）

大 妈 （出来）丁四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水下去没有？屋子塌了没有？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？他们真把东西都搬到炕上去了吗？

二 春 （出来）妈！妈！您一问就问一大车事呀！四哥累了半夜了，您教他歇会儿！

大 妈 我不再出声，只当我没长着嘴，行不行？

丁 四 别吵喽！有人心的，给我弄点水，洗洗脚！

二 春 我去！我去！（入屋）

丁 四 （打哈欠）赵大爷！

赵 老 啊！怎样？

丁 四 自从一修沟，我就听您的话，跟着作工。政府对得起咱们，咱们也要对得起政府。话是这么讲不是？

赵 老 对！你有功！政府给咱们修沟，你年轻的还不一膀子力气？

丁 四 可是，我苦干一天，晚上还教水泡着，泥人还有个土性儿，我受不了！我不干啦！我还去拉车，躲开这个臭地方！

二 春 （端水来）四哥，先烫烫脚！

丁 四 （放脚在盆内）我不干了！

二 春 不干什么呀？

疯子 四哥！四哥！来，我给你洗脚，你去修沟，你跟政府一样的好，我愿意给你洗脚。赵大爷常说，为大家干活儿的都是好汉。四哥，你是好汉，我愿意伺候你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人！

娘子 四哥，疯子常犯糊涂，这回可作对了！教他给你洗！

丁 四 疯哥，那不行！不敢当！

〔四嫂跑进来。〕

四 嫂 那可不能！疯哥，起开，我给他洗！（蹲下

给他洗)

丁 四 你干什么去啦?

四 嫂 我找二嘎子去啦。找了七开八得,也找不着他!

丁 四 对,再把儿子丢了,够多么好啊!我是得躲开这块倒霉的地方!这个地方不出好事!

四 嫂 你又来了不是?你是困了,累了,闹脾气。洗完了,我给你找个地方,睡会儿觉!二嘎子丢不了,他那么大了。

赵 老 丁四,你现在为大家伙儿挖沟,大家伙儿谁不伸大拇指哥,说你好!

丁 四 是吗,脚都快泡烂了,还不说我好!
〔一警察背着二嘎子进来,二嘎子已睡着了。

四 嫂 (迎过去)二嘎子,你上哪儿去喽?

警 察 他是好心,跟着我跑了半夜。现在,他已经睁不开眼,我把他背回来啦。

二 嘎 (睁开眼,下来)妈!我可困得不行了!
〔四嫂携二嘎子入屋中。

警 察 赵大爷,辛苦啦!这儿都顺序?

赵 老 挺好!你先喝碗水吧,也累得够瞧的啦!

二 春 来,您喝碗!(递茶)

警 察 谢谢二姑娘，你也卖了力气！王大妈，您受委屈啦！

大 妈 我受屈不受屈的，到底这都是怎么回事呢？

警 察 待会儿我再跟您说。疯哥，娘子，你们也辛苦啦！

娘 子 您才真受了累！疯子今天也不错，作联络员！

警 察 丁四哥，这一夜可够你受的！

赵 老 哼，老四正闹脾气！又是什么还拉车去，不管咱们的臭事儿喽！

丁 四 赵大爷，赵大爷，那是刚才，现在我又好啦！同志，就凭您亲自把二嘎子背回来，您教我干吗，我干吗！什么话呢，咱们都是外场人，不能一面理，耍老娘儿们脾气！

二 春 女人，我们女人并不象你，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！

警 察 得，得，先别拌嘴！丁四，你找个地方睡会儿去！

丁 四 这儿就好，打个盹儿就行！

二 春 可倒好，说不闹脾气，就比谁都顺溜！

〔刚才走出去的男人们回来一部分。

警 察 辛苦了，诸位！沟挖通了？

众 人 通啦！

警 察 屋里还有人吧？

二 春 有，孩子跟妇女。

警 察 别惊动小孩子，大人愿意听听的，可以请出来。

二 春 我去。（跑到屋门口叫大家）

警 察 老街坊们！

〔众妇人，四嫂在内，随二春出来。

警 察 老街坊们！都请坐！请赵大爷说说，因为夜里的的事儿，有人知道，有人还不大清楚。（众有立有坐）赵大爷，说说吧！

赵 老 你也坐下吧！你也干了半夜啦！

警 察 行，站着好。

赵 老 老街坊们，修沟的计划是先修一道暗沟；把暗沟修好，再填上那条老的明沟。这个，诸位都知道。

众 人 知道。

赵 老 刚一修沟的时候，工程处就想得很周到，下边用板子顶住沟梆子，上边用柱子钹住了墙，省得下面的土一松，屋子跟墙就许垮架；咱们这溜儿的房子都不大结实。这个，大家也都知道。

众 人 知道。

赵 老 可是，连这么留神哪，还出了昨儿夜里的毛病！第一是：谁也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能下瓢泼瓦灌的暴雨。第二是：正在新沟跟旧沟接口的地方，新挖出来的土一时措手不及抬走，可就堵住了旧沟。这么一来，大家可受了惊，受了委屈，受了损失。区政府里，公安局里都觉得对不起咱们。刚才，连区长带别的首长，全都听到信儿就赶到了；区长亲自往外背人，抢救东西。派出所所长，现在还在给大家往外掏水呢。诸位有什么话，尽管说，待会儿好转告诉区长、所长。

〔众人无语。〕

警 察 有话就说吧，好话歹话都可以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！

二 春 要依我看哪……

大 妈 二春！这儿有的是人，你占什么先，姑娘人家的！

二 春 好，您要有话，您就说！

〔大妈不语。〕

赵 老 大妈说呀！现在的警察愿意听咱们的话。

大 妈 我没的说，要说呀，我只说这一句：下回再

下雨呀，甭教我出来！半夜三更的实在可怕！

警察 区长、所长是怕屋子塌了，砸死人哪！老太太！

众 甲 要不挖那道暗沟，不是没有这回事了吗？

二 春 你说的是糊涂话！

众 甲 这儿不是谁都可以说话吗？

二 春 可也不能说糊涂话！不修暗沟！怎么能填平了明沟！不弄没了明沟，咱们这里几几个才能不脏不臭？你说！

娘 子 再说——

众 乙 喝！娘子军！

〔众人笑。

娘 子 再说：去年，前年，年年哪回下大雨，不淹起咱们来？可是，淹死，砸死，有谁管过咱们？咱们凭良心说话，这回并不比往年那些回淹得苦，可是连区长都上头淋着，下头蹚着，来救咱们，咱们得谢谢他们！

四 嫂 我不管别的，只说说我的那口子，（指伏桌睡的丁四）要不是因为修咱们的沟，他能变成工人，给大家伙作点事吗？赶明几个，沟修好了，有多么棒呢！

二 春 说得好！四嫂！

〔众人鼓掌。〕

警 察 赵大爷，您再说两句吧！

众 人 赵大爷多说说！

赵 老 好吧，我再说几句吧。政府不修王府井大街，不修西单牌楼，可先给咱们修沟，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。修沟出了点毛病，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，我活六十多岁了，没有见过！再者，沟修好了以后，不是就永远不出毛病了吗？人心都在人心中，政府爱我们，我们也得爱政府。是不是呀？诸位？

众 人 赵大爷说得对！

疯子 要没这回事，咱们还不知道政府这么好呢！
警 察 我补充一两句：这回事儿还算好，没有伤了人。大家的东西呢，来得及的我们都给搬到炕上去了。现在，雨住了，天也亮了，大家愿意回家看看去呢，就去；愿意先歇会儿再去呢，西边咱们包了两所小店儿，大家随使用。

赵 老 到家里看看，要是没法儿歇歇睡会儿，还可以到店里去。是这样不是？

警 察 对！西边的联升店跟天成店。二春姑娘，你

招呼着姑娘老太太们到联升店去。赵大爷，您带着男同志们到天成店去。

二 春 妈、娘子、四嫂、诸位，咱们走哇！

娘 子 我去拿东西。（入屋中，几位妇人随着）

四 嫂 （同二嘎出来）这位爷（指丁四）还睡哪。顶好别惊动他，就让他睡下去吧。（给他披上一件衣服）

二 春 妈，走哇！

大 妈 一辈子没住过店，我不去！我回家！

二 春 屋里还有水哪！

大 妈 在家里蹚着水也是好的！

二 春 成心捣乱！妈！您可真够瞧的！

四 嫂 二嘎子，你送王奶奶去！到家要是不能住脚，就搀她老人家到店里来，听见了没有？给王奶奶拿着东西！

二 嘎 王奶奶，我要是走得快，您可别骂我！

大 妈 我几儿骂过人？小泥鬼儿！

警 察 王大妈，您走哇？慢着点，地上怪滑的！

大 妈 （回首）久住龙须沟，走道儿还会不知道怎么留神？

二 春 （对妇女们）咱们走吧？

众 人 走！同志，替我们给区长、所长道谢！（往

外走)

赵 老 (对男人们) 咱们也走吧?

众 甲 咱们给挖沟的弟兄们喊个好!

众 人 (连没走净的妇女一齐喊) 好! 好!

——第一场终

第 二 场

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末。龙须沟的新沟落成，修了马路。

地 点 同第一幕小杂院。

布 景 杂院已经十分清洁，破墙修补好了，垃圾清除净尽了，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。赵老的门前，水缸上，摆着鲜花。丁四的窗下也添了一口新缸。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。

〔幕启：王大妈正坐在自己门前一个小板凳上，给二春缝着花布短褂，地上摆着一个针线筐箩。四嫂从屋里出来，端详自己的打扮，特别是自己的新鞋新袜子。

大 妈 (看四嫂出来，向她发牢骚) 四嫂哇！您看

二春这个丫头，今儿个也不是又上哪儿疯去了！我这儿给她赶件小褂，连穿上试试的工夫都抓不着她！

四 嫂 她忙啊！今天咱们门口的暗沟完工，也不是要开什么大会，就是办喜事的意思。她说啦，您、我、娘子都得去；要不怎么我换上新鞋新袜子呢！您看，这双鞋还真抱脚儿，肥瘦儿都合适！

大 妈 我可不去开会！人家说什么，我老听不懂。
四 嫂 也没什么难懂的。反正说的都离不开修沟，修沟反正是好事，好事反正就得拍巴掌，拍巴掌反正不会有错儿，是不是？老太太！

大 妈 哼，你也跟二春差不多了，为修沟的事，一天到晚乐得并不上嘴儿！

四 嫂 是值得乐嘛！您看，以前大伙儿劝丁四找点正事作，谁也劝不动他。一修沟，好，沟把他劝动了！

大 妈 臭沟几个跟他说话来着？

四 嫂 比方说呀，这是个比方，沟仿佛老在那儿说：我臭，你敢把我怎样了？我淹死你的孩子，你敢把我怎样了？政府一修沟啊，丁四可仿佛也说了话：你臭，你淹死我的孩子？

我填平了你个兔崽子！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〔娘子提着篮子回来。

四 嫂 娘子，怎这么早就收了？

娘 子 不是要开大会吗？百年不遇的事，我歇半天工，好开会去。喝，四嫂子，您都打扮好了？我也得换上件干净大褂儿。这，好比说，就是给龙须沟作生日；新沟完了工，老沟玩了完！

大 妈 什么事儿呀，都是眼见为真；老沟还敞着盖儿，没填上哪！

娘 子 那还能不填上吗？留着它干什么呀？老太太，对街面儿上的事您太不积极啦！

大 妈 什么鸡极鸭极的，反正我沉得住气，不乱捧场，不多招事。

四 嫂 我知道您为什么老不高兴，就是为二姑娘的婚事。您心里有这点委屈别扭，就看什么也不顺眼，是吧？

大 妈 按说，我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别扭，就拦住你们的高兴！是啊，你们应该高兴。你就说，连疯哥都有了事作，谁想得到啊！

娘 子 大妈，您别提疯子，他要把我气死！

大 妈 怎么？
四 嫂

娘 子 自从他得着这点美差，看自来水，夜里他不定叫醒我多少遍。一会儿，娘子，鸡还没打鸣儿哪？

大 妈 他可真鸡极呀！

娘 子 待一会儿，娘子，还没天亮哪？这家伙，看看自来水，倒仿佛作了军机大臣，唯恐怕误了上朝！

四 嫂 娘子，可也别说，他要不是一个心眼，说干就真干，为什么单派他看自来水呢？我看哪，他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担担，这个事儿交给他顶合适啦！

娘 子 是呀，无论怎么说吧，他总算有了点事作；好歹的大伙儿不再说他是废物点心，我的心里总痛快点儿！要是夜里他不闹，不是更好了吗？

四 嫂 哪能那么十全十美呢？这就不错！我的那口子不也是那样吗？在外边，人家不再喊他丁四，都称呼他丁师傅，或是丁头儿；你看，他乐得并不上嘴儿；回到家来，他的神气可足了去啦，吹胡子瞪眼睛的，瞧他那个劲儿！

娘 子 可也别说呀，他这路工人可有活儿干啦！净

说咱们这一带，到永定门去的大沟，东晓市的大沟，就还够作好几个月的。共产党啊，是真行！听说，三海、后海、什刹海，连九城的护城河，都给挖啊！还垒上石头坝。以后还要挨着班儿地修马路呢。四哥还愁没事儿作？二嘎子更有出息啦，进工厂当小工子，还外带着念书，赶明儿要是好好的干，说不定长大了还当厂长呢！

四 嫂 唉！慢慢地熬着吧，横是离好日子不远啦！哟！二嘎子那件小褂儿还没上领子呢！（进屋取活计）

〔程疯子自外面唱着走来。〕

疯 子 我的水，甜又美，喝下去肚子不闹鬼。我的水，美又甜，一挑儿才卖您五十元。

娘 子 瞧这个疯劲儿！大妈！您坐着，我进去换衣裳去啦。（下）

疯 子 （进来，还唱）沏茶喝，甜又香，不象先前沏出茶来稠嘟嘟的象面汤。洗衣裳，跟洗脸，滑滑溜溜又省胰子又省硷。

四 嫂 （取了活计出来，缝着衣服）疯哥，你不看着水，干吗回来啦？

疯 子 大妈、四嫂，我回来研究那段数来宝，好到

大会去唱！二嘎子替我看着水呢。他现在识文断字，比我办事还精明呢！

四 嫂 哼，你们这一对儿够多么漂亮啊！

疯 子 四嫂，别小看我们俩，坐在一块儿我们就讨论问题！

四 嫂 就凭你们俩？

疯 子 您听着呀！刚才，我说，二嘎子，你看，现在咱们这儿有新沟老沟两条沟，一前一后夹住了咱们的院子。新沟是暗沟，管子已经都安好，完了工啦；上面修成了一条平平正正的马路。二嘎子说：赶明儿个，旧沟又吭喳吭喳地一填，填平了，又修成一条马路。我就说，咱们房前房后，这么一来，就有两条马路，马路都修好，我问二嘎子，该怎么办了？四嫂，二嘎子真聪明；他说：该种树！他问我：疯大爷，种什么树？我说：柳树，垂杨树，多么美呀！二嘎子说：呸！

四 嫂 你看这孩子！

疯 子 他说，得种桃树，到时候可以吃大蜜桃啊！您瞧，二嘎子多么聪明！

娘 子 （在屋中）别说啦，快来编词儿吧！

疯 子 赶趟，等我说完最要紧的一段儿。四嫂，我

跟二嘎子又研究出来：咱们这儿，还得来个公园。二嘎子提议：把金鱼池改作公园，周围种上树，还有游泳池，修上几座亭子，够多么好啊！

娘 子 （出来，换上新衫）别在这儿作梦啦！

四 嫂 也不都是梦。谁想到咱们门口会有了马路，会有了干干净净的厕所，会有了自来水？谁能说这儿就不该有个公园呢！

疯 子 四嫂言之有理！如此，大妈、四嫂、娘子，我就暂且失陪了！（以上均用京剧话白的腔调，走入屋中）

四 嫂 也难怪孩子们爱他，他可真婆婆妈妈的有个趣儿！

娘 子 就别夸他了，跟小孩子一样，越夸越发疯！
〔丁四夹着一身新蓝布裤褂，欢欢喜喜地进来。〕

丁 四 王大妈，娘子，看新衣裳呕！
〔她们都围上来。大妈以手揉布，看布质好坏；娘子看裤子的长短；四嫂看针线细不细。〕

丁 四 （看见了四嫂的新鞋新袜）哼，打下面看哪，还不认识你了呢！

- 四 嫂 别耍骨头！（提着褂子）穿上，看看长短。
- 丁 四 （穿）怎样？
- 娘 子 挺好！挺合身儿！
- 大 妈 就怕呀，一下水得抽一大块！
- 丁 四 大妈！您专会说吉祥话儿！
- 大 妈 不是呀！你们男人要是都会买东西，要我们女人干什么呢？
- 四 嫂 得啦，管它抽多少呢，反正今天先穿个新鲜劲儿！
- 大 妈 别怪我说，那可不是过日子的道理呀！你就该去买布，咱们大伙儿给他缝缝；那，一身能当两身穿！
- 丁 四 可是大妈，您可也有猜不到的事儿。刚才呀，卖衣裳的一张嘴，就要四万五，不打价儿。
- 娘 子 现在买什么都是言无二价。
- 丁 四 我把衣裳撂下，跟他聊天。喝，我撒开了一吹：我买这身儿为的是去开大会；我修的沟，我能不去参加落成典礼吗？我再说：怎么大夏天的，上边晒得流油，下边踩着黑泥，旁边老沟冒着臭气，苍蝇、蚊子落在身上就叮，臭汗一直流到鞋底子上！我还没说

完哪，您猜怎么着，他把衣裳塞在我手里，说：拿去，给我四万块钱！不赔五千，赶明儿你填老沟的时候，把我一块儿埋进去！大妈，您想得到这一招吗？

大 妈 哟，那可太便宜了，我也买一身去！

丁 四 大妈，您修过沟吗？

大 妈 对！我再去修沟就更象样儿了！不理你们了，简直地说不到一块儿！（回去作活）

〔二春襟前挂着红绸条——联络员。头上也扎着绸条，从外跑进来。〕

二 春 四哥，还不快去，你们集合啦！

丁 四 我换上裤子就走！（跑进屋去）

大 妈 二春快来试试衣裳！（提着花短褂给二春穿）

二 春 （试着衣裳）妈，今儿个可热闹了，市长、市委书记还来哪！妈，您去不去呀？

大 妈 不去，我看家！

二 春 还是这样不是？用不着您看家，待会儿有警察来照应着这条街，去，换上新衣裳去！教市长看看您！

娘 子 您就去吧，老太太！龙须沟不会天天有这样的热闹事。

四 嫂 您去！我保驾！

大 妈 好吧！我去！（入室）

四 嫂 戴上您那朵小红石榴花儿！

二 春 娘子，四嫂，得预备一下呀，待一会儿还有报馆的人来访问咱们，也许给咱们照像呢！娘子，人家要问你，对修沟有什么感想，你说什么？

娘 子 什么叫感想啊？

大 妈 （在屋门内）你就别赶碌她啦！越赶她越想不起来啦！

二 春 感想啊，大概就是有什么想头儿。

〔丁四从屋中跑出来。〕

丁 四 会场上见啦！（跑出去，高兴地唱着“解放区的天……”）

娘 子 这么说行不行？一修沟啊，连我的疯爷们都有了事作，我感激政府！

二 春 行！你呢，四嫂？

四 嫂 要问我，我就说：政府要老这么作事呀，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！可有一样，成了花园，也得让咱们住着！

二 春 别看四嫂，还真能说两句儿呢！你放心，沟臭的时候是咱们住，香的时候也是咱们住！

妈！妈！

大 妈 别催我！（出来）这样行了吧？（指衣服）

二 春 （端详妈妈）行啦！人家要问您，您说什么呀？

大 妈 我——

二 春 说什么呀？

大 妈 沟修好了，我可以接姑奶奶啦！

〔大家哈哈大笑。〕

二 春 您就是这一句呀？

大 妈 见了生人，说不出话来！（突然想起）二春，我可不照像，照一回丢一回魂儿！

二 春 妈，您可真会出典故！

娘 子 我替您，我不怕丢魂儿，把我照了去，也教各处的人见识见识，北京城有个程娘子！我又有了个主意，咱们大家伙儿应当凑点钱，立一块碑，刻上：以前这儿是臭沟，人民政府把它修成了大道！

二 春 这可是好意见，我得告诉赵大爷。咱们得凑钱立这块碑！

四 嫂 对！也教后代子孙知道知道。要凑钱，我捐一斤小米儿！

〔远处有腰鼓声。〕

二 春 腰鼓队出来了！咱们走吧！

〔二嘎子手执小红旗子飞跑而来。

二 嘎 报！赵队长爷爷到！摆队相迎！

〔赵老穿着新衣，胸前佩红绸条，昂然地进来。

二 春 瞧赵大爷哟！简直象总指挥！

赵 老 （笑）小丫头片子！

二 春 赵大爷，您可得预备好了哟，新闻记者一定会访问您！

赵 老 还用你嘱咐，前三天我就预备好喽！

二 春 好，我当记者：（摹拟）您对修沟有什么感想？

赵 老 简单地说，还是详细地说？

二 春 （摹拟）请简单地说吧！

赵 老 这叫五福临门！

二 春 哪五福呢？

赵 老 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，院后要填平老明沟，一福。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，二福。我们有了自来水，三福。将来，这里成了手工业区，大家有活作，有饭吃，四福。赶明几个金鱼池改为公园，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，五福！

二 春
四 嫂
娘 子
大 妈

（与赵老同时）五福！

〔附近邻居，都象院里人一样，换了新衣服，去开会。正经过大门口。一位警察跑进门来，招呼大家。群众有的等在大门外，也有走进院里来的。〕

〔远处军乐声，腰鼓声。〕

警 察 开会去喽！快到时候啦！

〔大妈返身要锁自己的房门，四嫂、娘子赶去拦大妈。正拉着她要往外走，疯子由屋中跑出，手里拿着竹板。〕

疯 子 诸位别忙，先等等儿，我这儿编出来个新词儿，先给你们唱唱试试！

众 人 赞成！唱，唱！

疯 子 听着啊——给诸位，道大喜，人民政府了不起！了不起，修臭沟，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。请诸位，想周全，东单、西四、鼓楼前；还有那，先农坛，五坛八庙、颐和园；要讲修，都得修，为什么先管龙须沟？都只为，这儿脏，这儿臭，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！好

政府，爱穷人，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。修了沟，又修路，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；迈大步，笑嘻嘻，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。齐努力，多作工，国泰民安享太平！

众 人（跟疯子齐声喊）享太平！

〔外边，远处近处都是一片欢呼声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〕

〔大家随着欢呼声音涌出小院，外边会场上的军乐声起，幕在《青年进行曲》声音中徐徐落下。〕

——全剧终